

北邊合考

滿洲

三

27
13
9





北邊合攻卷之三

日本堅田 京兆 山田聯纂輯



滿洲源流攷二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
 哈南鄰朝鮮國朝分為數種曰海西曰建州曰
 野人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
 鬪建州居中為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
 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 ○四夷考
 下同
 ○險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為咽喉

○貢以冬月為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襲以
頒給勅書為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於亡遼蹙宋
其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歟勝國驅除
明興豢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
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曾奴比故可得而羈
靡蓄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
暮款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
而擾馴毋共其宜一疆吏辨之矣顧夸者徼之

以為功貪者漢之以為利自我致寇亦復何尤
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
為罪首卒使奄監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
制夷撻虜能哉



○女直東夷也古肅慎氏在漢為挹婁在元魏
 為勿吉唐為黑水靺鞨宋為女真避契丹主諱
 更名女直今因之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
 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
 氏來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王以分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漢興以後挹婁臣屬夫餘種類
 小而強健夫餘者其祖賦重以魏黃初中叛夫
 餘數伐之弗克也善弓矢便乘舩寇盜鄰國畏
 之魏末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晉元成間

通貢項之復貢於石虎虎問之荅曰每候牛馬
向西南卧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入
貢焉至元魏時有勿吉者凡七部落而黑水部
最强即肅慎氏也延興以後貢使相尋隋開皇
初靺鞨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
起舞曲抵多戰鬪狀帝曰天地間有此者常作
用兵意也後煬帝與高麗戰輒敗其渠帥突地
稽率其徒從每有戰功隋拜為光祿大夫居之
柳城未幾趣歸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甚力

駐驛之役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余
萬來貢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玄宗時
其酋倪厲利稽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
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賜姓李唐置長史監
之訖唐世貢使相尋獻物有鯨睛貂鼠白兔石
弩楛矢亦奇物也貞元後渤海強盛靺鞨皆役
屬之遂不與王會矣渤海者本粟末靺鞨初附
高麗高麗滅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
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奔樹壁自固武

后詔封比羽許國公仲象震國公俱拒不受唐遣將李楷固斬之貶仲象已死其子祚采因拜比羽之衆自號震國王盡得夫餘沃阻并韓朝鮮諸國地嘗通貢唐朝睿宗封為渤海王自此遂稱渤海國云祚采死以後叛附無常然數遣諸生詣京師大學習識古今制庭故郡邑官號章服多倣中國者至阿保機興數侵擊之勢遂不振後唐時黑水兀兒及胡獨鹿兩部酋長遣使朝貢後不復見而女直之名始通中國云種

類不一有生熟女直有黃頭女直生女直及黃頭女直勢微終未強盛惟熟女直僻處契丹東北隅臣服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自宋建隆以至天禧貢使不絕契怒其朝貢中國遂於海岸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女直乃汎海入朝宋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太宗不為發兵後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直遂與高麗合兵拒之大敗契丹自是女直勢稍振兵相傳宋初有巫普者新羅人也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迺

而與弟保活里適女直居於完顏部僕幹水之
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其族人者兩族交鬪衆
莫能解丞普乃往諭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
一拜歸以六十之女丞普以青牛為聘而納之
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思板其
後為金之始余觀松漠紀聞所載金人歷代祖
無丞普之名第云完顏氏所妻六十女生二子
長曰胡來而宋史所載其酋有龕福者凡五傳
而至胡來二說雖異大抵用來乃阿骨打四世

祖也阿骨打之父曰楊剗者能用其人強於諸
部遼主洪基時識者知其必為東方之患乃楊
剗多持金珠駟駿歲時遺賂契丹用事臣如此
者十餘年楊剗死子骨打立先是女直歲以海
東青貢於契丹契丹酷愛之誅求不已國人厭
苦及遼主延禧嗣位責貢尤苛至遣鷹坊子千
餘越長白山羅取歲甚一歲不勝其擾凡銀牌
天使至女直必欲薦寢者初輪中下戶室女待
之後不論其有夫及閔閱高者於是女直人人

有畔志遼俗春永泮時遼王必至女直地鑿冰
釣魚放戈為樂女直人各以其所產來獻量輕
重而打縛謂之打女直是時延禧釣魚於混同
江凡女直酋長皆來會酒酣命諸酋歌舞為樂
骨打獨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延禧欲誅之遼臣
蕭奉先諫乃止頃之骨打遂叛以同族粘罕胡
捨為謀主銀木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為元帥其
軍法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被重甲持戈矛
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則兩人躍馬而

出觀陳虛實然後四面結陳馳擊百步之外弓
矢齊發勝則整陳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
合出入應變周旋自為戰時延禧吳虐將士離
心又輕女直兵故女直甫起卽五敗契丹師契
丹大怒下詔有剪除之語骨打聚眾以力斃面
仰天而哭曰契丹欲盡剪除汝輩不知殺我一
族而降可轉禍為福耶諸酋拜曰願以死戰無
何破乾顯等列復得遼東長春兩路始用鐵州
降人楊朴議進稱皇帝國强大金以其地產金

故也而追尊龔福以下皆為帝宋聞女直得遼
陽地童貫議欲倚之以復燕詔趙良嗣往聘約
夾攻契丹取燕雲骨打許諾遂議歲幣如契丹
舊數明年金人取中京至古北口延禧奔雲中
居夾山而朔應諸州皆陷金遂入燕會燕主淳
已死妻蕭后廼出奔宰相左企弓等迎降宋命
趙良嗣等報聘金人但許燕薊六州而猶欲自
取六州租稅良嗣還復往議至再三竟於契丹
歲幣外增一百万緡而求西京明年童貫蔡攸

入燕之子女玉帛職官富室皆席卷而東所
得空城而已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是時中京被
圍延禧敗因遂奔西夏之畏女直之威不敢納
又以未幾杖林攬事不敢奔宋遂走小鞏鞏復
不納延禧勢窮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孽宿
軍葦宿下馬捧觴天祚前擒之俘以還封海濱
王處之東海上契丹遂已無何金人入寇取朔
武忻伐四州遂圍太原明年圍京師宋遣使約
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以康王構少宰張

邦昌為質發內帑金帛數萬皆從金人之請也
初李綱請伐金欽宗不聽金人銜綱宋遂罷以
謝金人而金之猖獗自如也無何李綱復用丁
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奪躍金人懼稍引却
及欽宗詔往三鎮地金人退師种師道請乘其
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呂好
問亦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禦敵之備當速講
求而帝終弗聽也未幾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
道入寇尋圍京城宋將郭京范瓊等禦之不能

克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
以至於此於是遂遣使割地與金復索金帛甚
急且邀帝至營帝有難色而何桌李若水力勸
帝行如青城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
皇為庶人更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
詆罵金人不絕口竟以裂頸斷舌而死議者謂
若水是舉也足以釋其觀帝之城之罪矣頃之
金人立張邦昌為帝而擁二帝及太子后妃宗
戚三千人北去宋遂共奉康王即位而邦昌退

位為太保焉時陝西山東河南淮陽相繼陷沒而高宗建國臨安雖有宗澤張浚岳飛諸將稍得振久之澤卒浚飛為秦檜所排故地於是不復矣及乞買卒凡八傳而守緒立是時蒙古鐵木真稱帝首謀伐金凡攻城對敵所向皆克及金奔汴蒙古已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遣使命金去帝號稱河南王彼此罷兵金主不從蒙古遂決意滅金鐵木真死子窩濶台立金遣使來歸謂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於兵間吾

豈能忘也賜何為哉却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北馬一牛百者輸牝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為永制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調耶律禁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台沒的滑刺西迷主之遂與宋合兵擊金金主守緒相遣使往宋借糧曰唇亡齒寒我滅勢必反宋矣宋不許時圍城甚急守緒遂傳位於東面之師承麟承麟固讓守緒曰我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突御平日趨捷有將略万一得免祚

胤不絕此朕志馳也承麟因即帝位百官賀畢
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動
天地守者棄門元兵入守緒自縊承麟亦為亂
兵所殺金已而余衆得脫者或奔歸女直故地
元即其地設開元路領咸平府隸遼東宣慰司
咸平乃古箕子所封地也我朝永樂九年遣
將駕巨艦至混同江上台集諸酋豪餌以官賞
於是東旺修等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
四酋為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一百八十四所

二十諸小酋為指揮千百戶鎮武官令三歲一
貢仍置馬市羈縻之種類不一建州居中最強
地最險虜人視為咽喉本渤海遺孽喜耕種緝
紡飲食衣服頗有萃風其近松花江者曰山夷
皆山居即黃頭女直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即
女直亦有室廬海西山夷即熟女直金人之遺
種也永樂初專事撫綏諸夷漸為邊患一歲間
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萬餘正統景泰時
附也先入寇勅印盡已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

人入貢賞賜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
董山遂糾衆入寇我遣趙輔王英等討之山降
送京師誅之稍平未幾諸夷欲報山仇入寇而
巡撫陳鉞欲掩降虜為功又附汪直開邊隙出
塞撲殺諸夷諸夷益大憤入塞殺掠無算遣馬
文升往撫定之諸酋遂解散直怒誣文升下詔
獄謫戍重慶嘉靖間巡撫於敖減賞賜夷人大
恨因數入塞遼東西大困自是邊衛益嚴稍無
虞矣其俗勇悍喜戰鬪耐飢渴善射騎上下崖

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好畋獵每
見野獸之蹤蹊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
樺皮作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土氣
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好養豕食肉衣皮有
狗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
之往來迤運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可及奔
馬嗜生米飯潰以生狗血嗜酒醉則縛之不
爾殺人其父母若春夏死則埋之以其所寵奴
婢所乘鞍馬殉葬秋冬死則以其尸餌貂故亦

用是多得貂馬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
 下謂之送血淚盜禁甚嚴惟正月十六日縱偷
 一日以為戲宋以前其國君民同川而浴肩相
 摩於道民雖殺雞亦百其君同食不知紀年但
 以草一青為一歲以豕膏塗身以溺洒手面作
 廁於中環之而居東夷中最無儀法者也及金
 人入中國後稍變夷風焉其詛語天為阿瓜
 地為納日為曼温月別阿其山川最多長白山
 大山為大其產則赤玉殊角鯨睛諸鷹海豹海

豹水母文林郎等為奇

論曰昔周德甚盛肅慎氏筭間一入貢尔且頌
 其賂物訓示後人益難之也在漢唐時挹婁靺
 鞨最小及女直滅遼勢遂强大竊據中原僭號
 天子而元乘其衰弱始能滅之然其故地酋長
 偃然南面自如也至我國家未煩少卒不費
 斗糧徒以聖詔一呼歸命納土遂設衛所定貢
 額永為東北藩籬殆德過成周遠矣

○咸賓錄

居設水達達等路軍民萬戶府五以總攝之又

合蘭本朝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僧知縣張斌

往諭奴兒于至吉烈迷諸部落招撫之吉烈迷進女色

於樞樞拒之不受於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

諸酋長悉境來附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為指

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盖以此輩

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為大患今既來朝

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指小費以彌重患亦

不得不然焉乃詔自開元東北至松花江以西

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憐等名所二十為站

為地面者各七選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

戶鎮撫等職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

復建奴兒于都司於黑龍江之地設都督都指

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其有願居中國者

設安樂州於開原自在州於遼陽以處之量授

以官任其耕獵故貶各衛酋每入貢賞賜甚厚

有所征調聞命即從無敢違期永樂末建州夷

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聞朝

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
 地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
 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耳然
 亦歲遣各數百人入貢以為常正統十四年北
 虜也先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
 出犯陝西各邊俱共利而遼東被殺掠尤盛故
 海西建州夷人所居皆起為亂遼東為之弗靖
 者數年兵部侍郎于謙上疏略曰野人女直各
 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

衆朝廷許其自新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
 罪授以官職嘉以賞勞遼東總兵等官就於自
 在州並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
 之人狼子野心難測度即今醜類犯邊我軍
 失利遂起好謀結連內應其貽復患慮恐非關
 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鞑人糾合謀叛出城潛
 從虜寇者動至一二十此正其驗不可不防看
 宜令寇深宋文毅曹義等公同計議區畫將以
 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開防鈴束以消意外之變

而為經久之策後來降者俱從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本土住種何者為便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者俱令區畫馳奏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祖父授官璽書不復承襲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後在道不得乘驛傳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有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天順三

年建州夷酋都督董山結朝鮮謀入寇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上其事命譯者往詰之山驚復貢馬謝罪成化二年整飭邊備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議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徃薄來之意禮部因

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之董山復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廷命武靖伯瑄輔克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蘄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其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苦女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虜不

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天兵率然至此使我喪心已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具奏納之仍命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兩廣福建然所捐士馬亦不少也三年巡撫袁愷奏遼東頻歲被女直之寇乞免歲貢人參從之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之散解先是任巡撫者與鎮

守中官不相協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粟
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謀者訊之盛稱女直
林僻險阻中國糧少士饑虜固無怨誼命斬以
徇其人哀求誼叙之語曰汝虜恃僻不見中國
匠剗木之器乎使萬卒持之人剗木千不終朝
可盡也汝虜何恃耶芻糧又在吾庾內糞萬人
運之來山斯積矣謀報虜未信誼果發餉實鐵
嶺瀋陽三萬諸衛相繼於道乃閱兵建大持旗
出遼陽塞部伍整嚴旌旄蔽野命都指揮崔勝

進擊擒建州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虜奔
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十二年女直人宋全為
武驤左衛勇士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勝雲相
結為盜往來京城外劫賊姦婦多所殺傷官校
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
地為千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十四年海
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
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
東守臣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

理散赤哈率所部十餘人欲由撫順關入赴廣
 寧參將周俊與管指揮守關慮散赤哈至面白
 其受賄之情乃遣使諛告守臣謂海西人素不
 由撫順關入今熟知此路恐啓他日患守臣不
 虞其詐從之阻不許由撫順時散赤哈已入關
 聞之大怒批簡為誓欲執仇倫禦夷人都指揮
 羅雄知事不協其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
 窺伺欲雪董山之忿全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
 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守臣以聞命招土兵往

討之然出榜招衆徒張虛聲其實兵將皆顧戀
 私家不趨遼陽建州賊因得糾合海西蕃落數
 千乘虛入寇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軍陳鉞始
 赴遼陽而近邊佳耕也僧格等十八蕃戶皆有
 家丁入貢未還恐懼罹兵及及京師拘留乃走
 撫順所報曰犯邊者皆海西人也陳鉞與分守
 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
 奏朝廷悉收十八人於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
 襲各家屠之及搜所掠人畜並無有焉其精壯

者間亦脫走挫死也僧格於獄乃搗巢之捷聞
衆論藉中官汪直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
謂徃撫可邀大功請任其事掌司札監太監懷
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兵部侍郎馬文昇率
大通事一人徃撫及令整飭邊務馬文昇至遼
東起瀋陽撫順所台各衛酋長聽宣勅諭夷衆
聞累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
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當殺戮謂我劫
掠人畜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

聊生文昇承制各以牛布賑給慰之且令其酋
長赴京適謀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始歸文
昇偵察得實以其事聞於朝謂夷雖聽招撫觀
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乃密檄總兵
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徃閩原
及調閩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千於鳳集等堡
賊以為無備果分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斬
首二百余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仗無算
所斬者率多海西人文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

請移兵往勦或姑與自新仍舊撫之事下兵部
 主撫廷從之海西人聞之則感懼交併文昇復
 檢先授官停襲子孫名數令譯者審實請於朝
 下兵部赴內閣考驗壘書底簿明白由是得襲
 官者復數十人蕃族愈感國家文昇之功也中
 官汪直意猶未已請於上便宜巡邊陳鉞乃戎
 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悅僞徒狐媚蠅營無
 所不至文昇則與直抗礼奴視其左右羸輦多
 譽鉞而詆文昇於直直還會余子俊有劾陳鉞

疏鉞疑文昇所為遂囑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屨
 衣邊皆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昇由是
 下獄罷官遣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功
 已亦得以攀附幸進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
 請命謀勇大臣搆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官
 生殺陞賞撫寧候朱永為總兵陳鉞參贊軍務
 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
 越亦擬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節制
 文職大臣者且征夷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

蓋自荐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於聖漸不可復
 移鉞且以計阻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
 競云時建州貢使郎禿等六十餘人過廣寧前
 屯衛直與之過以為窺伺馳奏於朝請拘囚之
 郎禿等入京有司紹就鴻臚寺三校卒擒一人
 格鬪擾攘困乃就縛下獄建州諸酋不意大兵
 猝至壯者盡逃匿惟餘老弱被殺掠而還鉞曰
 侵盜邊庫十萬兩并玉蝴蝶諸異品文私匿所
 掠子女人口父子各占一姝錄平建州功加汪

直食米歲三十石鎮守大監韋朗十二石陞陳
 鉞為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讐為詞
 深入遼東犯陽清河等堡長驅四百余里勢甚
 猖獗所掠男婦皆支解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
 劫奪牛羊焚燒廬舍如蹈無人之境邊將歛兵
 自守而已陳鉞方置前功恐阻其賞隱匿不奏
 於是屯堡屏迹弗克耕耨而遼地騷然矣識者
 憂焉遼東御史強珍劾韋朗陳鉞等共機詔停
 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忝

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戍遼東後汪直敗鉞下獄人皆為之危鉞乃洋、然對法吏謂子女金宝不敢謂無但分遺於人耳所引皆大臣皆為鉞極力營解僅坐除名起文昇巡撫遼東邊境始得安命斬列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驂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州張驂兒等成化初為擄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北還遼陽為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驂兒等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乃有是命嘉靖元年建州右衛都指揮牙令哈稱贖送人口有功比例討陞都督職事遼東巡撫李承勛題請行鴻臚寺

通事王臣等審得牙令哈成化十五年授職正德十年贖送被虜軍人漢人交與指揮審察等又領三堂鈞批捉拏反叛王浩等交與指揮劉尚德兵部議擬具題上命牙令哈准陞都督僉事時朶顏把兒孫亦准授千戶給事許復禮疏請將把兒孫牙令哈陞授暫行追寢兵部尚書彭沢議謂許復禮前題無非制馭外夷愛惜名器之意相應俯從合無將各夷今陞官職俱暫且停止行文各巡撫將把兒孫來貢人從并

牙令哈明白省諭令其回還照舊管束部落時修職貢如果積有年勞功績異常候鎮巡官再為奏到另行議擬陞賞毋自擬沮有負聖恩再照各邊撫鎮副參遊擊守備等官平居則惟罔玩愒畧無經久之謀臨事則代為請求苟安目前之利走回男婦日見題知進送漢人每言勞蹟殊不知邊方若能戒嚴人口何緣出境計其節次送回之人多非開報搶虜之數上下扶同已非一日兵政廢弛矣肇於斯合無本部通行

各邊撫鎮等官令後大小共事督令所屬從實
開報凡遇虜中走回男婦及進送漢人必查
對先年奏報之數如果相同照常施行若有欺
隱情弊指實叅提上乃命牙令哈既歷年效勞
典竹孔革事体相同已陞了罷餘悉如議行自
後朝貢如期至今相繼往來

遼東邊論曰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
冀東北鑿無閭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
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即遼陽東
至鴨綠江

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
旅順海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 歷代以

來皆郡縣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
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
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
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改置衛而於遼陽開原二城中設安樂自
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

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
分地世官自易站抵開原鄰建州毛憐海西

原之北近松花江山寨諸夷亦海西種類又
北抵黑龍江諸夷江夷為最自廣寧前屯東
抵開原中間地沒入兀良哈三衛互市通貢
今特山海關一線之地可以內通

勢雖羈縻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西北邊之患南則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屢迹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所而去若今則晏然久矣所備則東北西北二夷東北屋居耕食不專射獵邊警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雖未嘗大舉入寇然竊發頗多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方折輯處置得宜

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足過其衛南枕滄溟而金復海旅順諸軍足嚴守望東西則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以翼廣寧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先事

戒嚴防于不墮俾恩威并立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倖斬論功此第二義也開原廣寧并據襟吭金復海上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二山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進據腹心限隔東西道里迂遠而守望勞費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之而屢付空談竟不見施行者無亦有識者為起釁邊方之慮乎若夫革

奴兒哈赤乃清太祖名

觀時以報董山讐為辭患苦塞上又襲破之後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萬曆二十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三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讐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不許願得為障扞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為名襲執之

請百川學海作講

奴父塔克世即顯祖名

時邊臣遣使請救奴酋外恐吾声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請邊臣曰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兵乘醉入我邊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兵秣馬設險擺唐段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数万自三十四年以勤索車糧為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其跋扈之勢已成

寧官塔塞
乃寧古塔

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
 寧官塔塞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
 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鞞靺三衛接
 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為之障也猛
 酋已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已已則建酋與
 北虜通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
 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善
 陸戰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賴大海為隔
 越乃建酋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言之

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履霜之戒也敢考
 之以俟謀軍國者 按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
 永樂之末建州女直先虜開原者叛人毛憐自
 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
 遂請以建周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乃朝廷歲
 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
 增置左右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
 百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
 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

為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女直地在開元北金之上京元胡改里五路諸夷也國初降服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衛所授以都督指揮等官每歲一貢至今不絕其衛所名存然部分不復可考矣

○華夷風土志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吉列迷

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遼陽東踰

鴨陸江而國朝設瀋陽遼陽三方鐵嶺四衛統

於開之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

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埃星聯營寨綦布東

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

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

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列江金線島之捷是已

二百年來邊備如故倭豈能遽犯哉所虞者其



○按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處也歷代郡縣其地國家改置諸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所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也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也夫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也自季以與虜而腹心之地喪阻隔之患生矣今稽其略則寧遠前屯乃遼之咽喉也背山面海一線地耳而高橋舖王刀屯瓦

窯衝双墩舖以至于老衝等處皆零賊潛伏截
路處也若三山營仙靈寺小團山等處則大舉
之虜必由此以犯中前中右所東関一帶地方
者也是可廢缺而不講歟廣寧錦義共十九邊
堡俱平坦通虜間有稍險者如東之白雲山西
之九頂蓮花山再西之紅螺山其離邊皆四五
十里乃虜賊聚兵處也如聚白雲山則必自鎮
安鎮靜犯廣寧一帶兵聚蓮花山則必犯義州
迤東一帶及十三山右屯等處兵聚紅螺山則

必由大鎮大福入犯錦州松杏山以及右屯一
帶兵况高平沙嶺又零賊出沒之途哉遼陽一
區東西皆邊其蒲河瀋陽十方寺直抵東勝東
昌三岔河此西境也境外乃泰寧夫餘諸夷駐
牧處會安撫順慶陽等處以至沿江此東境也
境外乃毛憐建州諸夷駐牧處西邊雖有代渾
二河為障然灘淺可涉長營而上其余小河更
不足恃至冬則患滋兵如賊在旧遼陽老虎林
聚兵必由十方寺長營堡黃泥窪入犯瀋陽南

北一帶若由東勝等處入則海蓋復金四州必受其患矣海州而下皆在境南虜不易至惟永期或犯東昌東勝及三岔河口則憂劫矣夫修城布兵此堂奧之策耳或謂蓋州北有青石嶺山東與諸山連絡西與大海接連海山之間平地二十餘里乃虜出入之道誠于此置城垣築墩堡及虎牢濠塹諸佈置嚴密敵可走也又千嶺之險處設關以通行于平處峻途以弭患使東西百里屹然雄峙則三衛固而根本立矣

開元等鎮當東北絕塞三面皆夷東建州西夫餘北海西東北則混同江諸夷團集于外號孤懸之區噬臍之患實自此始吁誰之咎哉若夫海道則天津止遼廣寧以西其東則登萊為徑也 ○輿圖要覽下同

○女直地在開元北金之上京也東濱海南隣朝鮮西接兀良哈國初降附設都司及衛所授以都督指揮等官如兀良哈之制三衛一歲再貢此則一歲一貢逮後日以強盛衛所之名虛

存其部分皆不可考也

○羅氏曰自媯州西夷以東故皆東夷地其西則北狄也東夷之國不一其後兼并于遼金遼金相滅種類殆盡今則朶顏據之而建州海西各夷亦不相統其北所謂鉄甸室帛與狗國之屬道里遠絕有無不可知矣北狄自白奴突厥以後劉淵父子始入中國而莫盛于胡元華夷一統開闢以來未有之變也汛掃獯薶我太祖之功偉矣嗚呼履霜不戒豈永奈何



